

凤歌◎著

『八图合一，天下无敌。』二百年后，惊天秘密徐徐揭开。绝代宗师、天才少年、六大劫奴、八部高手……各色人物，将要开始一次壮丽惊险的远征。

# 沧 海

Cang Hai

I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◎ 凤歌 · 著

# 沧 海

Cang Hai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沧海. I/ 凤歌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 I

ISBN 7-5366-8393-6

I. 沧... II. 凤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8182 号

## 沧海 I

CANGHAI I

凤 歌 著

---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于 桐

责任编辑: 刘 嘉 罗 乐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装帧设计: 引文馆 · 闫薇薇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670mm × 970mm 1/16 印张: 15.75 字数: 200 千字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20 000

定价: 20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 8005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沧海

I

## 引子

这个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的中叶。

如果从全能者的视觉来看，那时的地球上，强者变得虚弱，弱者却在兴起。大明帝国步入了它的中年，失去了“六犁虏庭，七下西洋”的锐气，漫长的海岸线上，中国的“海盗商人”率领倭寇驾舟横行，从山东到两广，半个中国卷入了战火。

世界其他地方，也正在悄悄地起变化，倭寇的来源日本，正处于“大化革新”后最大的变革中，野心勃勃的织田信长赢得了“桶狭间”之战，将目光投向整个岛国。而远在西方的欧洲，文艺复兴接近了尾声，宗教改革正以战争的方式延续，西班牙的黄金船在大西洋上快活游弋，英国的伊丽莎白则刚刚获得权柄，“日不落帝国”初露朝曦。

英国学者赫·乔·威尔斯曾说：这是一个“陆路让位给海路”的时代，这或许可以作为本书的一个引子。我偏好于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演绎故事，与人乐趣的同时，也能引发几许思考，前作《昆仑》有不少争议，争议是思考的前提，希望这部《沧海》，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。

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于夔州

CONTER 目录

1

祖孙

23  
水火

215  
逃亡

46  
浮槎

192  
囚徒

73  
黑天书

170  
七变魔王

99  
天神宗

147  
故事

桶狭间

123





一枚铜钱，外圆内方，翻转落定，铜绿间透出嘉靖二字。

掷钱的是一名账房，戴一顶破破烂烂四方巾，穿一袭青里泛白旧布袍，衣虽凋敝，人却丰神，双目如炬，盯着那枚铜钱沉吟，头顶古槐正茂，槐花点点，细白如星。

几个闲汉在旁赌钱，一个老汉连输两铺，掉头笑道：“宁先生，这铜钱有什么好玩，还不如借给小老儿翻本。”

那账房摇头道：“此乃卜卦，不是玩儿。”

那老汉笑道：“你又欺姓陆的没见识，补褂子当用针线，哪用得着铜钱呢？”伸手便去拿钱，却被那宁先生拨开，冷冷道：“不是我欺你没见识，这卜卦是算命，可不是缝衣服。”

那老汉道：“算命？那又算到什么了？”

那宁先生道：“算到一个乾卦。”那老汉笑道：“钱卦？好啊，但凡沾到这个钱字，必是大富大贵的命了……”别的闲汉听到这话，纷纷笑起来：“陆大海你输疯了，一心只想到钱？”

宁先生笑笑，道：“这话却也不差，虽说此乾非彼钱，但乾者天也，《易经》卦辞有云：‘乾，元亨利贞’，元亨利贞，也就是大富大贵的意思。这一卦，变爻落在初九：‘潜龙、勿用’，乃是阳气潜藏之势，便如神剑在鞘，火焰敛藏，不出则已，出则威服四方、荡平天下。”



一千闲汉听得瞠目结舌，陆大海定一定神，道：“管他什么铜钱卦，元宝卦，这钱嘛，赢到手才算真的。”自褡裢中搜出两文钱，喝道：“爷爷豁出去了，都押小。”

当庄的闲汉嘻嘻一笑，正要摇骰，陆大海却道：“且慢。”那庄家道：“怎么，怕了？”

陆大海怒道：“放屁，爷爷怕谁？我一抬头，天也捅个窟窿，跺下脚，地也得抖三下，想当年我出海去流求、去扶桑、去高丽、去苏门答刺的时候，你小娃儿还在妈肚子里撒娇呢！”

那庄家被一番抢白，脸涨通红，几欲发作，但想此老脾性虽坏，赌品却高，从不赊债，若是破了脸，没了断了一条财路，只得冷笑道：“陆大海你厉害，届时输了，别向我小娃儿借钱。”

陆大海一听，顿觉后悔，但大话出口，便如覆水难收，无奈哼了一声。忽听宁先生问道：“老爷子出过海吗？”

“干过好几年呢。”陆大海陡然来了精神，“只是后来闹起倭乱，海路受阻，赔光了本钱。好容易回到中土，朝廷又厉行海禁，杀了无数船家，剩下的船家，要么投奔倭寇，要么做了海贼。小老儿一无本钱，二来不想为贼为寇，只好当个穷打鱼的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缩头乌龟命最长，想我那些同伴，要么被朝廷抄家杀头；要么被贼寇劫了，丢到海里喂鱼；算来几十个人，活到如今的，也只得小老儿我了。”

宁先生叹道：“老爷子这话深合圣人‘无为保身’之道。竟利逐名，本是杀身之由，安贫乐道，方为远祸之法。”

陆大海道：“宁先生你说的都是大道理，小老儿不懂。但先生会算命，不妨算算，小老儿这一铺是输是赢？”

那宁先生将手中铜钱连撒六次，说道：“这次为坤卦！变爻在上六，爻辞曰：‘上六，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’。”他见陆大海不解，便解释道：“这就是说，阴气一旦过于旺盛，势必威逼阳气，阴阳二气难免大战一场。只不过，自古阳者为君，阴者为臣，阴不胜阳，邪不压正，老爷子这一铺败多胜少，若宁某卦象无差，当败在六五之数。”

陆大海听得惊疑，众闲汉却已嚷着下注，那庄家抓起竹筒一阵摇，骤然

掀开，众人屏息一瞧，却是一个六点，两个五点，再大不过。众人无不吃惊，陆大海更是傻眼，那庄家一面收钱，一面笑道：“六五，六五，一六二五，宁先生真是铁口直断，哈哈，陆大海，还赌么？”

陆大海一翻褙，却是空空，转头望去，那账房不知何时，青衫飘飘，去得远了，陆大海恨恨啐了一口：“晦气，这酸丁竟生了一张乌鸦嘴。”

“你先别骂。”那庄家笑道，“这宁先生可惹不得。你说，姚家多大的家业？家里的金山银山，几个账房也算不清，谁又没挨过胭脂虎的嘴巴。可自从来了宁先生，那算盘上就似住了神仙，一个月不到，别的账房统统卷铺盖滚蛋。如今姚家流水般的银子，都从他十个指头上过去，丝毫不差哩。你说，如此一来，姚大官人还不当他是宝贝？你敢骂他，当心胭脂虎听到，撕你的嘴！”

众闲汉皆笑。陆大海却琢磨着如何向众人借钱翻本。这时间，远处鼓乐大作，众闲汉一听，鼓噪起来：“姚家的戏班来啦，去瞧，去瞧。”将赌具一卷，一哄而散。

陆大海翻本无望，提起鱼篓，悻悻走了一程。俄尔云色转浓，东南风起。他多曾出海，善辨风色，急向一棵李子树下趋避，站立方定，大雨刷刷而至，在地面激起淡淡烟尘。

雨正急，忽见一名灰衣汉子披发袖手，背负一个包裹，孤零零蹒跚而来，陆大海心热唤道：“朋友，紧走两步，来这里躲避。”

那人闻如未闻，仍是不紧不慢，来到李子树前，却不躲藏。

陆大海心中奇怪，那灰衣人猛然抬头，露出面目，只惊得陆大海倒退半步，只见来人两眼空洞，面目苍白浮肿，绝似一具水中浮尸，半分生气也无。

那灰衣人一字一顿，嘶哑道：“姚家庄还远么？”

陆大海暗忖这人不仅模样怪异，嗓子里也透出一丝鬼气，便答道：“往西去五里就是。”那人两眼一轮，似有锐芒闪过，忽又转身，蹒跚去了。

陆大海呆望那人背影，蓦地惊觉，这人虽行走雨中，衣发鞋袜却是干爽挺括，了无湿痕，再一定神，忽见他身后包裹之下，衣衫忽高忽低，如走龙蛇，但凡雨水滴落，转瞬无迹。陆大海惊得目定口呆，直待那灰衣人消失





在风雨之中，也未还过神来。

那雨本为阵雨，来去均快。不多时云开日出。陆大海抖去雨水，失魂落魄走了两步，蓦地想起一事，转身来到李子树下，攀住树干，哗啦啦摇下十几个又青又大的李子，塞入褙袋。

收拾甫定，忽听咕的一笑，脆如莺啼。陆大海一惊转身，却见一名女郎，碧眼桃腮，雪肤绿发，竟是少有的西洋夷女。

陆大海向日出海，也曾遇上几个夷女，但如此美貌者，却是头一次见过，但见那夷女容貌虽奇，却着一身江南时兴的红罗衣裙，怀抱一只波斯猫，通体赛雪，慵懒可爱。

“老人家。”那女子一口官话清脆爽利，“你知道姚家庄么？”

陆大海听得暗暗称奇，口中答道：“不远，往西五里。”

那夷女笑道：“多谢。”一边说，一边轻抚那波斯猫的颈毛，那波斯猫侧头瞧了陆大海一眼，蓝幽幽的眼珠里，竟有几分阴鸷。

陆大海没的心头一寒，却听那夷女吃吃笑道：“北落师门，别拧淘气。”说着伸手在猫儿颈上挠了挠，那猫儿吃痒缩身，耷下眼皮。陆大海心头那股寒气至此方散，唯觉心头迷糊。

那夷女又笑了笑，道：“老人家，再给你提个醒，这路边的李子吃不得。”陆大海怪道：“怎么吃不得？”那夷女嘻笑不答，向西走去，她举步舒缓，落足之时，却在一丈之外。陆大海生恐眼花，揉眼再瞧时，那夷女竟已不见踪影。

陆大海蓦地惊出一身冷汗：“乖乖，难道姓陆的流年不利，白日里遇上女鬼？”想到这里，心头大犯迷糊，不知为何，竟无法凝聚精神。

如此恍恍惚惚走了一阵，穿过一条小道，暖风咸湿，阵阵吹来。陆大海举目望去，烟波浩荡，沧海无极，云垂天外，如龙饮水，不自禁心怀大旷，纵声长啸。

啸声未绝，便听有人笑道：“爷爷回来了么？”

陆大海一转眼，只见长沙远岸，危崖耸峙，崖上搭着一座茅屋，屋前一个布衣少年正修补渔网，见了他，放下活计，起身迎来。

陆大海讪笑道：“渐儿，你好。”那少年十七八岁，肤色微黑，眉清目

秀，闻言皱眉道：“我很好，爷爷这么客气，却有些不太好了。”陆大海被他盯着，如芒在背，浑不自在。

那少年又道：“卖鱼的钱又输光了么？”

“哪里话？”陆大海涨红了脸，“我换钱回家，走在路上，忽见有卖李子的，便给你买了几个解渴。”说着从褡裢里掏出一颗李子，塞在少年手里。那少年迟疑接过，咬了一口，但觉酸苦难言，几乎吐将出来。原来，那李树生在路边，无数行人经过，果实却丰硕如故，究其原因，皆因太过酸苦，以至于无人采摘，任其生长。

陆大海目不转睛望着少年，见他眉头微皱，继而舒展开来，一颗心始才落地，只听那少年叹道：“这钱都换了李子么？”

陆大海呵呵大笑，摸着少年后脑，说道：“我儿就是聪明，一猜便着。怎么样？李子好吃么？”

那少年点头道：“这李子又大又甜，实在好吃，只是吃果子填不了肚子，下回有上好的糯米糕儿，你给我买两个？”

陆大海一愣，强笑道：“不错，你瞧我这记性，兴头一来，钱都换了李子，竟忘了买米。”那少年默不作声，自去补网。

陆大海袖手闲了半晌，忽听腹中雷鸣，望着满袋李子，不觉满口生津，心想孙儿说了这李子好吃，不妨吃两个充饥。当即掏出一个，刚塞入口，老脸便蹙成一团，忙将果肉吐了出来。

那少年听到动静，回头一看，失声笑起来。陆大海只恨入地无门，羞了时许，寻话道：“渐儿，钱的事咱们暂且不提，一提便觉俗气。却说今儿回家的时候，我遇见两件奇事，跟你说说。”那少年头也不抬，道：“这次是猩猩抢衣服，还是夜叉逼赌？”

陆大海早年出海游历，见闻过许多珍怪方物，是以每次输光了钱，不免借些奇闻怪事来搪塞，譬如某次输光衣裤回来，便说猩猩模样像人，更爱穿人类衣裳，自己回家途中，遇上一群猩猩抢劫，不仅衣裤不保，钱也一并遗失了；要么便是路过海边，突然波分浪裂，跃出一只夜叉，一意逼赌，陆大海抗不过，只得慨然与之一博，那夜叉是妖非人，神通广大，自家输个精光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海鸥成群，啄光了换来的米面；



蛟龙聚宝，专一偷人钱袋，拖到洞窟收藏。总而言之，也难为这老东西鬼话连篇、层出不穷了。

故此听这少年一说，陆大海面皮微微发烫，幸喜肤色黝黑，盖住羞色，正想说那两件怪事，忽觉脑中空空，究竟何事，怎么也想不起来，苦思良久，忽地一拍额头，大叫道：“糟糕，爷爷年纪大了，好端端的事，怎么就想不起来了？”

那少年又是吃惊，又是好笑，但这祖父生性无赖，他已见怪不怪，只一笑，并不放在心上。

陆大海饥饿难忍，掀锅搜灶，粒米未见。忍不住道：“渐儿，没吃的么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等你买米下锅呀！”陆大海一噎，支吾道：“有鱼么？”那少年道：“你不是卖了吗？”

“你不用跟老子呕气。”陆大海恼羞成怒，“把网给我，我去捞两只鱼，好歹填饱肚皮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你没瞧网被鱼钻破了吗？正补着呢。”陆大海无计可施，气哼哼踱了两步，忽而一拍手，笑道：“不打紧。我听镇上人说啦，今日是姚大官人的寿期。姚大官人大摆寿筵，咱们去道个贺，没准能赚一顿好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仿佛寿筵上那些山珍海馐均是眼前之物，禁不住连吞口水。

那少年摇头道：“姚家的人又凶又坏，从不正眼看人，他会让你入庄才怪。”

陆大海道：“今时不同往日，只要老汉我说两句‘寿比南山、福如东海’，再作两个揖，磕两个头，就算坐不上正席，得些残羹剩饭，也是好的。”

“那不是做叫化子么？”那少年皱眉道，“我可不去。”

陆大海怒道：“装什么假清高，你是太子爷吗，是公子哥吗？”一跌足，独自去了。

那少年也不理他，埋头织网，待陆大海去远，方才放下渔网，自怀里取出一串用贝壳结成的项链，链上贝壳大小不一，有海螺，亦有扇贝，均被细细打磨，映日一照，珠光润泽，那少年瞧了半晌，从脚边取来一块白石，将

一块略显粗糙的海螺，蘸了水，在石面上小心碾磨，不多时，额上便渗出细密的汗珠来。

碾磨未毕，忽听扑翅之声，有人尖声叫道：“陆渐，陆渐。”那少年抬头望去，只见挂渔网的撑竿上停着一只白鸚鵡，生得素羽流辉，喙若涂丹，两眼有如黄玉点漆，一转之间，水光流动，灵意逼人。

“练剑啦，练剑啦。”那白鸚鵡叫着飞出丈余，见少年不曾跟上，又停在一块礁石顶上，歪着头叫道：“陆渐，陆渐。”

陆渐笑道：“傻鸟儿，别催啦。”将那贝壳项链对日照了照，露出一丝欢喜，然后起身走到屋后，在一块礁石下摸索片刻，抽出一口木剑，剑长三尺，多有缺痕，却是久经磨损的一样旧物。

那白鸚鵡飞在前面引路，陆渐挂剑在腰，跟随在后，行了数里，遥见一座密林，含烟抱石，森秀浓郁。

陆渐越是近那林子，越觉心头慌乱，步子不觉慢了下来。白鸚鵡嫌慢，歇在一棵树上，催促道：“陆渐，陆渐。”

叫声才起，树林中白影晃动，闪出一名丫髻少女，生得肌肤胜雪，发如堆鸦，年未及笄，容貌已是极美，着一身白碾光绢珠绣金描挑线裙，束一条白玉镶翠彩凤文龙带，钗如天青而点碧，珥似流银而嵌珠，便是一双绣鞋，也是金缕银线，绕着五色牡丹，华贵难言。

那白鸚鵡一扑翅，落在那少女肩头，佳禽美人，相映成趣。

陆渐不觉面红心跳，支吾道：“小兰，你好。”那少女嘴角微翘，半笑半嗔：“才不好，等你老半天啦。你是不是不想见我，走得慢腾腾的，还要白珍珠催你？”

陆渐急道：“哪里话，我，我做梦都想见你。”小兰含笑道：“当真？”

“当真。”陆渐说着，低眼瞧着脚尖，不敢与那女子对视。

“傻子。”小兰瞪他一眼，“还不进来？”

二人来到林间空地，只见一株大槐树下倚了一口木剑，制式与陆渐的木剑相类，只是多出一条五色剑穗，剑旁搁了一个大红葫芦，油漆闪亮。

小兰拿起葫芦，问道：“你渴不渴？”陆渐点头道：“有一点儿。”小兰撇嘴一笑，将葫芦递给他道：“给你。”



陆渐接过，拔塞一尝，露出惊讶之色，小兰笑道：“怎么样，好不好喝？”陆渐怪道：“这水怎么甜咪咪、酸溜溜的，还有，还有一股香气，嗯，像是桃子，又像梨……”

“傻子。”小兰拍手笑道，“这是桃儿膏和着蜂蜜水兑的，自然是甜咪咪、酸溜溜的了。”陆渐脸一红，放下葫芦，道：“喝水就是喝水，还用这么多弯曲吗？”

小兰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土包子，就知道喝清水，吃白饭。”陆渐微一犹豫，道：“小兰，我……我……”手伸到怀边，欲摸项链。

不料小兰一整容色，拾起那口带穗木剑，淡然道：“废话少说，今天我学了几记新招。你瞧仔细了，千万别转眼睛。”当下摆出一个式子，左划三圈，右刺一剑，说道，“这一招叫偷鸡摸狗。”陆渐久未进食，气力虚弱，但为讨好这少女，强打精神，依法使了一遍。

小兰又道，“再瞧这一招‘刺麻雀’。”说罢高高跃起，凌空刺出四剑，飘然落地，说道：“这一剑练得好，一纵之间，能刺一十六剑。”

陆渐依样跳起，才刺一剑，第二剑尚未刺出，便已坠地，只羞得面红耳赤，偷眼望去，但见小兰撇着红馥馥的小嘴，杏眼里大有嘲意，不觉更是羞惭。

却听小兰轻哼一声，说道：“陆渐，你怎么总是慢腾腾的。走路慢，使剑更慢，我早跟你说过了，这路剑法一定要快，快到斩断流水才能称好，像你这样，连一根牙签都斩不断呢！”

陆渐着她一顿数落，唯有点头称是，却听小兰又道：“这些天你全无长进，再这样，怎么陪我练剑？”陆渐听得心急，脱口道：“我一定用心的。”

小兰白他一眼，冷冷道：“也罢，我再相信你一次。”说完又演四招，分别为“蘑菇大树”、“吹风下雨”、“白马翻山”、“马毛鸟羽”，一招快似一招，陆渐忍着饥饿，凝神瞧罢，依样画葫芦，一一学来。

天幸这四招并不甚难，故而未曾丢脸，小兰见他练罢，说道：“今天就教这六招，你回家好生练习。上次我教你的招式，你练得怎么样？”陆渐道：“都练好了。”小兰笑道：“很好，咱们来拆解拆解。”

两人摆好架势，对起剑来，小兰出剑如风，一招未绝二招又出，陆渐被

她的快剑逼得手忙脚乱，半晌工夫，连中三剑，木剑虽不致命，但中剑之处仍很疼痛。又拆数招，小兰一剑刺来，陆渐挥剑去格，笃的一声，两剑相交，陆渐忽觉小兰剑上生出一股黏劲，顿时虎口酥麻，木剑脱手飞出。

小兰咯咯笑道：“怎么样，你服不服？”陆渐忙道：“心服口服。”小兰听了，绽颜而笑，陆渐见她眼波流动，玉颊生辉，心中也觉欢喜。

“陆渐。”小兰忽又露出忧色，“五天前你还能挡我五十招，这次怎么只能接三十招呢？”陆渐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你出剑快了，力气也变强了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小兰呸了一声，“不是我快了强了，而是你慢了弱了，你偷懒耍滑，没好好练剑，对不对？”陆渐忙摆手道：“不对，我，我天天练的。”

“那就是你练得不够勤。”小兰说道，“从今日起，你须得加倍练习。”

陆渐迟疑道：“我要打鱼补网，又不能让爷爷看见……”小兰嗔道：“你是不是不想陪我练剑了？”陆渐见她露出刁蛮神色，无可奈何，唯有低头不语。

忽听一声嘻笑，有人说道：“好好猾的丫头，小小年纪，就恁地会骗人。”

小兰闻言色变，不由得仗剑喝道：“是谁？”转眼四顾，却不见人，但听那声音清软，却是一个女子，

却听那女子又笑道：“傻小子，你知道她为何五天工夫，就忽然快了强了？”陆渐道：“她练得比我勤，自然快了强了。”

那女子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傻小子，你真是傻得可以，她虽然比你练得勤，却不是主因。主因是她将家传的‘玉髓功’练到了第二重，内功有成，自然快了强了。她教你练剑，却不传你内功，傻小子，你难道不知道：‘练拳不练功，到老一场空’么？”

她说话之时，小兰持剑循声飞奔，但那声音忽东忽西，忽南忽北，始终游移不定，小兰追踪不得，气恼万分，听到这里，忍不住掉头喝道：“陆渐，捂住耳朵，别听她胡说。”

“你才是胡说呢，”那女子笑道，“你教这傻小子的剑术，不过是让他做你练剑的靶子。你说，你跟他说的话，又有几句是真的？”陆渐听得迷糊，



却见小兰跌足嗔道：“你胡说，有本事就不要做缩头乌龟。”

那女子轻声冷笑，倏尔红影一闪，两人眼前已多了一个绿鬟朱颜、碧眼如水的美貌夷女，怀抱一只波斯猫，双颊生晕，似笑非笑。

“番婆子。”小兰喝道，“是你在说话？”

那夷女笑道：“是呀，怎么着？”

“吃我一剑。”小兰倏地纵起，挽剑便刺。那夷女笑道：“刺麻雀么？”话音才起，小兰虎口剧痛，咔嚓一声，木剑折为两段。

小兰纵身后掠，定睛瞧时，却见半截木剑嵌在一棵大树上，不由好生惊愕，心想自己明明刺那夷女，怎么会刺中树干，她慌忙掉头，却不见了夷女的影子，只听笑语遥遥传来：“傻小子，你可留心啦，不要被这丫头卖啦，还帮她数银子。”

小兰花容惨变，蓦地失声叫道：“你，你会妖术？”那夷女咯咯娇笑，笑声渐远，倏尔不闻。

小兰恨恨一顿足，瞪着陆渐道：“你信她还是信我？”陆渐不假思索道：“自然信你了，我又不认得她。”小兰见他答得如此爽快，心满意足，破颜笑道：“还算你老实。”她想了想，又问道：“我明明刺那个番婆子，怎么会刺在树上呢？你在旁边，可瞧见什么？”

陆渐道：“你明明是刺树，又哪里刺人了？”小兰奇道：“你说我出剑之时，便是刺树？”陆渐点头。

小兰沉思半晌，始终不得其解，只得道：“那个番婆子果然会妖术。”说罢拾起一根树枝，说道：“咱们再来拆招。”忽见陆渐两眼呆滞，神不守舍，心中一时好生不悦。

原来，陆渐比过一轮剑，越发饥饿，他正当成年，食量大，此时身子便如掏空了一般，提不起半分力气，直待小兰用树枝捅了两下，他才勉力提剑，但不出三招，就被小兰敲掉木剑，抵住咽喉。

小兰不喜大怒，将树枝一掷，叱道：“陆渐，你不耐烦陪我练剑么？好呀，我寻别人去。”说罢眉眼泛红，掉头便走，陆渐慌道：“小兰，我……我……”情急间脱口而出，“我没吃饭，没，没力气呢。”

小兰骤然止步，回头瞪了他半晌，忽地扑闪双眼，咯咯咯笑了起来。陆



渐羞得手足无措，怒道：“有什么好笑？”

小兰喘息已定，才说道：“傻哥哥，你别生气，既然饿了，怎么不早说？”陆渐道：“我若说没吃饭，不比剑，岂不扫了你的兴？”小兰道：“你大可先吃饭，再比剑呀。”陆渐咬了咬嘴唇，摇头道：“我没饭吃。”

小兰望着陆渐，秀眉微蹙，她出身豪富之家，从不知食不果腹是何滋味，但见陆渐神态可怜，芳心一软，叹道：“罢了，你随我来。”陆渐道：“去哪里？”小兰将那只白鸚鵡招来，说道：“你别多问，随着我便是。”

陆渐不敢多问，随她走了里许，出了密林，遥见飞檐耸壁，不觉讶道：“这不是姚家庄么？”小兰道：“你待在这儿，哪儿也别去。”陆渐答应，小兰走了几步，又回头道：“你须得记住，与我相会练剑的事决不能告诉别人，若然说了，我一辈子也不理你。”

陆渐笑道：“这话你说了一百遍了，我对天发誓你还不信吗？”

小兰微微一笑，绕过一带围墙，消失不见。陆渐闲着无事，便坐下来，想到小兰临走时的笑靥，心中温暖，忽又想起，认识小兰已有两年，记得还是前年中秋，陆大海喝多了酒，早早睡熟。陆渐独自一人，百无聊赖，顺着海滩漫步，忽见海边有一道人影晃动，定睛看时，却是一名妙龄少女，在圆月之下，迎风舞剑，姿态曼妙无比。陆渐瞧得入神，忍不住也拾起一根枯枝，学着她纵跃刺击。

这么一个舞，一个学，蓦然间，那少女收剑转身，嫣然一笑，佯嗔道：“臭小子，你若再偷瞧我练剑，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哩。”

陆渐原本只是童心偶发，随意玩耍，但那少女笑容之美，竟是他生平未见。一时间，只觉圆月失色，群星黯淡，大海波涛也似悄然无声。陆渐所能做的，便是那么呆呆站着，望着那少女，久久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那一晚，陆渐知道了少女名叫小兰，喜欢练剑，却苦于没人拆招。陆渐听了，头脑一热，便自告奋勇，陪她练剑。从此之后，小兰的剑法越来越好，和陆渐比剑，总是胜出。久而久之，陆渐也并非没有取胜之机，只是即便发觉小兰的破绽，也不忍将木剑加诸其身。

如此多则月余，少则数日，两人总要相会一次。初时，总是小兰趁陆大海不在来寻陆渐，后来她养了一只白鸚鵡，取名“白珍珠”，临会时，便让



鸚鵡來喚。而陸漸也慢慢明白，小蘭與自己不同，她出身豪富，每次出現，總是華服燦爛，珠玉滿身。只不過，這妮子口風極緊，從不吐露家在何處，家有何人。她既不说，陸漸也不便多問。

想到这里，陸漸伸手摸着懷中項鏈，心頭不覺忐忑起來，尋思道：“小蘭見慣了珠玉寶石，這條貝殼項鏈不值一文，她若見了，會不會笑我呢？”一念及此，他暗暗發愁，幾乎忘了飢餓，直待有人拍他肩膀，方才醒轉。抬頭望去，卻是一個小丫鬟，見他抬頭，便將手中朱漆食盒重重一擱，努嘴道：“喏，給你的。”

陸漸奇道：“小蘭呢？”

“誰是小蘭？”小丫鬟見他衣衫破舊，面露嫌惡之色，退後兩步方道，“這是廚房的朱大嬸讓我給你的。”

陸漸莫名其妙，又問道：“是小蘭讓朱大嬸托你給我的？”

“小蘭小蘭？”小丫鬟啐道，“什麼亂七八糟的，朱大嬸就是朱大嬸，不是什麼小蘭。還有，這兒是姚家莊的墓園，莊外人不許久待，當心胭脂虎把你當成盜墓的小賊，打斷你的狗腿。”

陸漸掉頭四顧，果見許多土冢石碑，心頭沒的生出一陣寒意，忍不住問道：“你是姚家莊的人么？”小丫鬟道：“是又怎麼着？”陸漸心一熱，幾乎問出一句：“小蘭也是姚家莊的么？”但終究忍住，眼瞧着那小丫鬟一溜煙跑了。

陸漸揭開食盒，香氣撲鼻而來。細瞧時，雞鴨魚肉菜蔬俱全，鴨子塗了蜂蜜，鰻魚雕成花瓣，做法考究，生平未見，正想動箸，忽又想起祖父，一時忍住，提盒向莊前走去，還未走近，便見一群閑漢圍在莊門前，陸大海也在其中，只是年老體衰，被眾閑漢擋在外面。

陸漸扯住他衣角，叫了一聲。陸大海回頭見他，怒道：“作甚？”陸漸道：“還沒坐上席么？”陸大海怒道：“坐個屁，姓姚的狗眼看人低，不讓我進去。”陸漸道：“殘羹剩飯也沒有？”陸大海道：“筵席還沒開，哪來的殘羹剩飯？”说到这里，一吹胡須，瞪着陸漸道：“你这猴儿，是来瞧我的笑话么？”

陸漸笑道：“我哪里敢，我是接你回家吃饭的。”陸大海露出狐疑之